

唐

鑑
附考異

四





鑑

唐

異考附

(四)

撰 禹 祖 范

注 音 謙 祖 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注居起業創唐大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尙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遣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方。崔切。未聞駙馬起復尙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古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章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卽位之初。勳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使去聲。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繪。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

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略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

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註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

也。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同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十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疏

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己也。故其爲害如木之有蠹也。蠹蟲傳之也。蠹音妒。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爲也。公曰。其醫也。杜氏曰。膏。膈也。心下爲膏。楊曰。此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不

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塲。愛厚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澗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聲。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前賈

諺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

賢。則不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宙。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慢上凌下爲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頤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謹送至棗陽，頤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頤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德宗怒已解，奏留爲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十語

六·血氣方剛，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有天下之勇，孟梁惠·文王

之勇·文王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

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

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

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

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僂爲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僂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卽用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晉國語·史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寶文塲爲掩其敗迹常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曰· 孫民詩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 又音奇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瘞· 居· 屬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 烏· 故切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 丁· 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

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前後左右皆正人也。

前賈誼傳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之以禮選天下

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

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

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之園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

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前章漢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

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

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蒼猝。與倉卒同。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

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

月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

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

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卽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

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書卽遺詔也。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

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

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安國云。彌留。久

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

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

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

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說見史秦紀及李斯趙高傳。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以其時考之，秕政尤多，而大弊

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真玄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

財。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稅。屋間架算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

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

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

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三云。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見前卷註。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

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順宗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

語十二。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

人大矣。

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碌碌無補。知其

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卽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

里。其外皆以封國。

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

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

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

順宗憲宗

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

並見上註。

至於不可制。人主自

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

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於明堂之上

錯之學

本刑名之言也

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

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劉前

向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

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

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

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

度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

比毘志切

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遠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尙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子孟云。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

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遷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垺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垺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垺獨賞之。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垺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垺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

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迥、李絳以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帝意，奪裴迥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瓘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

將去聲。

下同。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齊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

而爲之，其過大，己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遇切。於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

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

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相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旣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找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

南有嘉魚詩。全誠樂與賢者共之。

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

伊尹。商湯臣。

用傅說者。高宗之功。

傳說。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

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閔天。及文母十人。

用周公者。成王之功。

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致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瓘。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

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其成王道畏敬

輔相之臣不致為非也

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

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

同上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夫為人君動必有所

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

書無逸

其可謂

賢矣

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閒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字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

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鳴敢不祗若王休命·說音悅·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澤惠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豈敢輕重

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秦誓·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

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語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

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成敵。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

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

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

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

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

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也

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

發明，則焉用彼相矣。

語十六·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切

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易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

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

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周爰咨諏·周爰咨度

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

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躡替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

則勿疑。並見前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

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蔽欺

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帝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卒終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

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勣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續項

為驩虞之民。孟盡心。王者之民。驩虞如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書皇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兢兢·戒慎·業業·危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爲相，鄴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鄴固辭相位，明年以鄴爲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傳·疏舉管子之言·管牧民篇·已有四維·禮不喻重·義不自從事·廉不蔽惡·恥不從狂。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鄴不與宦官者結，而其進由之。

以爲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鄙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旣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鏞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嘔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

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

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

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豈不賢哉。其

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墜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勳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關盛衰。

楊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

使一

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子如網綱之相維。

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不紊。

臂指之相使矣。

唐陸贄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

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

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湜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公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禮王暉爲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瓘謀尙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禮王暉。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

人故也。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功。自吳元濟誅，

於德宗。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彌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爲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記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宦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

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內官祕之。不敢除討。但云樂發暴。其後文宗謀誅宦。崩。新傳云。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愛起禁門。尤側目於史官。故盡除之。宣宗追怨穆宗。以爲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弘志所弒。

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讖。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後黨錮傳序。初。桓帝爲齋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讖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讖。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等二十五人。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儒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

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

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者所立者七君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入

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同上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

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寶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厲名節立廉恥以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

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尙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

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

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

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奴教切陛

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

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

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

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承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爲將。而其伐獫狁。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而王。宣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上註。而左右前後得正

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

以成其功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內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

宗庸昏。姦諂在側。柏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也。

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克。亦勝也。可不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涿音斬。請除張

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媯音搗。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政音枚。弘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

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

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

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

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驕旅京師。至假匄衣食。匄。與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反除弘靖

幽州。勒克融輩歸李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

幕僚章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

詭呼候切。

軍中人人怨怒。雍

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章雍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

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

倭登切。魯。

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

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

錢百萬緡

武巾切。

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

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

課蘇到切。

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倭

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

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

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

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

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

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

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

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切。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收。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平井

聲·或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歷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

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

童恣行，行去聲。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

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隲羣小。隲，盡切。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去聲召募

力士。召一叫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

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將軍蘇佐明、王嘉憲、石

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

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

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

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

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卽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威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君弑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

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章處厚疏。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嚴廟。委參決。必使畏威。幽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弑。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

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常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孟行下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切。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

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歛天下之賢者

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族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

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蕢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聲。紂正之任，紂與糾同。舉而寘之高位，則蕢

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聲盈塞於天淵。而

身老巖穴，卒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淄音細。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

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

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

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

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

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也。其

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

縲囚也。繫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王室喻本根。同姓喻枝葉。蹙。顛仆也。史諸侯年表。第同姓而爲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國邑。強本幹。爲前諸侯王表。周

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爲不可拔者也。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

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

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

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

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梟。許驕切。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

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偏。偏與驅同。迫也。常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

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尙有典刑。乃與訓注爲詭譎之計。

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門。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

社稷幾亡。幾。僅也。平聲。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

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攬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因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

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上官人·使無逃者·會風動·麻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之·宦豎等知事達天子·相與怨憤·

帝懼·獨不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齟齬不樂·至棄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身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閒坐思政殿召常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行。君子之所。以勳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武紀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中去聲。危

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卽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以治出於一。唐禮

樂志。三代出於一。政無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閒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

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鶻與紇同。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

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屬音同戶。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鞬。囊音高。鞬音音切。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

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敵。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

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

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或治宮室。書序。好治宮室。或開邊

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

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

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

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君

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下江切。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師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中敏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郡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

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危亦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

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

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

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梁惠王：燕可以伐之，爲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爲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語：衛靈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

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宮中厮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搃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以為大故孟離

婁惠而不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知為政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

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

之道前蕭何傳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遺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

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端競起

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前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故人心多惑聖道不

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

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術耳不聽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天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爲戒

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

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胥史。遇。待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絢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濇無寵。鄆音運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

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疽。子余切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

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

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

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丁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

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

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

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句當並去聲仍更名灌。更平聲灌上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絢攝冢

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

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成

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光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其可謂難也。齊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碑爲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碑音低。

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

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

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

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

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

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並上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

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

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二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李涿

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

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閩左

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閩左戍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蕪

為都尉。乃入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共攻秦。閩左。閩里門也。言居在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

能踰嶺。史前越王趙陀傳。言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慮音閩。溼古濕字。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

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為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崖。光武遣馬援

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衛側反。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拜援伏

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溟泊上。與賊戰。破之。斬衝側。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

招懷之。唐馮盎傳。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王

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

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

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士卒厲死。亡命為盜。可為痛心。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

徐方之餘。

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助乘之。倡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

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嘗爲之資。是以聖王

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不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既易

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

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

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

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澗。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卽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

帟音諸

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之二十一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

唐宦者傳。德宗懲艾濮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

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

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實立懿

宗。劉行深立僖宗。楊復恭立昭宗。

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

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任平聲。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又讎斂。書微子。降監商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闕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

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

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

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適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者。唐之季

世。人主蒙弱。闕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遜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

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楊寬見先王患德之不達於

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

有甚者矣。孟滕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

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

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

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夔臨津。夔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近也。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

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

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千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

國家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下不交否。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

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擊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孚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書嵐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以

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

而不虞王師也虞度也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絕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贖彼洛矣詩賞善罰惡焉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當去

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

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疆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秦誓云。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書

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王者之於天下。懲勸

前賈誼傳。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爲妖乎。彗孛妖星。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

祥莫大焉。

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

藩鎮有不附己者。覘·癡 廉切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

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

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諫·問音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

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

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

其本。禍難不已。難去 聲書曰。怨不在大。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

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文反 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

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己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

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旣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相去聲。私謂詔使曰。使去聲。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蹤切。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僂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

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冤。制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濬爲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

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

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

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

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宣人。而故曰刑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

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爲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爲然。八月。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廈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平聲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賣弄。終爲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社稷宗廟。

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公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絕。是自蔽耳目。長姦諛

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月。帝獵

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宦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兵圍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槌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

兵柄歸之將相。

將相並去聲。

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

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

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諱。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轉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舐。市中買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蓄亦

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栝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郿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緇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

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嚙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暉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年十三。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嘗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審暉。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

諱。省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漼固爭討之。斯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漼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詔漼爲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躡。即日罷漼。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漼。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弑。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樞、遠。爲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

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

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

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

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

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

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旣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

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

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

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曷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

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

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惡不由其道。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

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婁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延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弑太后追廢爲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輟延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盡心云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

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

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

世絕不祀。如梁朱溫二主爲後唐滅晉石晉唐二主爲契丹滅族劉知遠二主爲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大書

禹謨云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愆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累去聲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

天寶以後。天寶玄宗號燕趙魏不爲唐有。燕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

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爲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爲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爲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爲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具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爲濟陰王。明年爲所弑。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離婁云。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

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假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待之以寬。書微子之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謂魏。蜀。吳。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牆有茨詩。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弑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遺德餘烈。在人未逮。而幾於遂絕。中。睿享

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雲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矯遺詔。自立爲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開元之治。

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于蜀郡。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

和之政。號爲中興。元和憲宗年號。共十五年。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

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齊其家。欲齊其身。欲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徧父

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徧。迫也。音禪。禪音善。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

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

前漢楊雄字子雲。

陰不極則陽不

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

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

詩商頌云。

繼以太宗文治。

記祭義。文王以爲治。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

堯鷲詩。太平之君子。

持盈守成。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

則家道正。而人倫明。

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諱文公。人倫明於上。

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

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

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

前董仲舒武帝制策。德澤洋

溢。施于方外。延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爲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

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書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